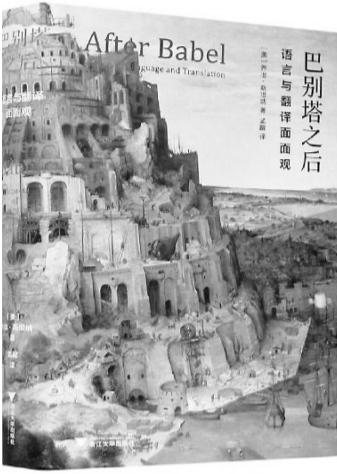


会飞的语言

庄加逊

作为文明的载体与显现的人类语言,既是实在的物质,用于沟通、交流,乃至切实的经济生产、贸易,又是玄妙的心智活动,其工具性与神秘感的一体两面无疑给语言学学科的建构造成极大的困扰。在所有语言学流派中,《巴别塔之后》并不亲疏哪一派,乔治·斯坦纳提供的是另一种综合性视角。在他眼里,语言和时间共存。而对于二者的阐释,斯坦纳又突破了语言学科本身,是全书中最有人情味的“一跃”。



语言一体两面最大的悖论在于,我们永远不可能客观地描述语言,因为永远不可能跳出语言本身谈论语言,人一张嘴,语言便是最狡猾的易形者或伪装者。语言会飞——飞矢不会停留在一个位置。语言与生俱来的“神秘性”注定难以被关进逻辑理论框架,它只能被描述,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斯坦纳关于语言的

摹写很容易让我想起本雅明的“星丛”观,一种语言宛若天上一颗星,与周围的星连成独有的星座,但星座并非固定不变,只要想象力与关联交互一直存在,就有建构无限星座符号的可能。当然,星座也可以消亡。于是,在语言这件事上,描述关系永远比制定星座系统来得可靠。

1966年,乔治·斯坦纳沉迷于《企鹅现代诗歌译丛》(后以“从诗到诗”为题重刊)的编辑工作。编纂过程中,与关注翻译的诗人、学者的交流令他激动不已,便萌生将体悟落笔成文的想法,终写成了一本跨文化研究的大书。很大程度上,《巴别塔之后》这本看似“事关翻译”的巨著需要规划并开拓出自己的领域,才能释放其无以替代的能量。翻译只是语言学领域乃至语言学与各学科领域交织而成的文明之网的一个小切口,虽然这个切口已经繁复到无以辨明的危险境地。以“巨”相称,一则因为长达50万字的文本犹如浩瀚的天宫,建立在大量相关著作的基础之上,所引用的历代语言学家、翻译家、文学家、戏剧家、文艺理论家及其理论贯穿了语言学、诗学、文学研究的历史,每一块用以建构的砖石纹路都值得细细品味;二则,它所释放的强烈文化拓扑意味,令人们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不能感到满意。《巴别塔》之后,才是语言学的开始。乔治·斯坦纳降下一一道又一道的黑暗,堆叠的语言仿佛厚重的地质层,既关乎时间又关乎空间,化身为问题检索库,指引读者向未曾探究的思维领域走去。

停不下来的“翻译”

几乎没有哪个重要文明缺乏自己版本的“巴别塔”传说。隐喻背后所诉说的并非宗教层面上的恶恶或训诫,这个故事根源于一

种极为神秘的情形,而这种情形引起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历史探问,一个从未被得到解答的问题。为什么人要说千万种不同的、互相不能理解的语言?我们不得而知,但传说无疑表达了人们生命及文化史中永不可或缺的主题——翻译。翻译因人类语言的不同而存在,自从有历史记录的开初之始便是如此。

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最熟悉的、离得最近的东西鲜有知觉。在最为基本的交流中,翻译完全是隐性的;它显现在地球上上千种语言的共存和互动中。一方面,人类通过语言符号系统对意义进行表达和解读;另一方面,人类的语言又极为丰富多样。日常中,人们操持着各式各样的“翻译”,这不仅包括不同语种之间的互译,那只占翻译很小一部分的构成,更多的翻译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尤其是针对同一种语言内的翻译。比如,现在对过去文本的诠释,男性语言主导历史书写所导致的女性语言的遮蔽与孩童语言独特的运作方式,私人语言与公共语言彼此间从未落下的高墙,翻译即解读与对话等等。所有关于“翻译”的层面以及跨领域的交互,都在斯坦纳的放大镜中一一被检视。“翻译”在斯坦纳笔下成了长着飞毛腿的百科全书,人们总在背后气喘吁吁地追趕着新一轮次的语言“复活”,以探究那些语言到底作何解读。

诚然,每一次翻译,每一次解读,放在历史中看,都不是确定无误的,正如艾略特说过的,“任何新作品出现的时候,所有历史上的作品都要跟着动一动。”语义可以随时间环境而流转,随解读它的人而各有侧重,它是无果的。但另一面,无果的解读并非徒劳,“翻译”的本职恰恰是重复,每一次重复都是人类就文明展开又一种视角的思索与试探。没有不同

断的复活,我们就只是魍魉。文学,若离开自身语言内部持续不断的翻译,便没有生存的可能。依托传统惯例,艺术才能被解读,它的语义陈述才能被代入我们自己的习惯语汇中,否则,我们所拥有的就只是天地初开般混沌的静寂。艺术和文学的存在,一个群体所感受到的历史事实,都有赖于永不止息的内部翻译行为。于是我们终收获了如此多的丰盛。

时间之河里游过“未来时”的人

我还记得幼年第一次认识到人能够对遥远的将来进行陈述时感到的震撼。我站在窗边,想到自己站在一个平凡的地方,想起这是“现在”,而我能够说一些句子来描述50多年后的天气和身边的树木,顿时敬畏感遍布全身。在我看来,将来时,尤其是将来虚拟,拥有一种文字的魔力。

——乔治·斯坦纳

语言和时间共存。斯坦纳对于二者的阐释突破了语言学科本身,是全书中最有人情味的“一身”。语言发生在时间之中,每一次语言行为,不管是说出的话还是内心的声音,都要“占据”时间。它能在时间上得到测量,它与时间一样,都让人觉得无法逆转的、从我们身边溜走的东西,在被认识到的那一刻“逆流而来了,最大的惊喜来自“动词有将来形态”。人类设计出了一套语法规则,能够连贯地表达明天、未来几亿年后织女星的位置和亮度。语言投射的八面玲珑,以及它能够表达的预测、怀疑、暂时性、推断、条件和希望之间的细微差异,可能是大脑新皮层的最重要成就。它把我们和更为原始的哺乳动物区分开来。

斯坦纳坚信关于未来的语

法是专属于人的发明。灵长类

动物会使用简单的工具,但是就目前的观察来看,它们不会储存工具供未来使用,动物从来不会思索“未来”或者相信“未来补偿或汇报”之类的事,它们更关注“当下”。在某种意义上,语法“发展了人”,人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会使用将来时的哺乳动物,只有人为明天而活。与保罗·策兰在《换气》中说,只有人类,可以“在未来以北的河流中”撒网是一个意思。向前推断和预测的“虚构叙事”在人类意识中远不止是一种用处狭窄的额外收获,它们是攸关人类存活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保留能够体现未来的概念和言语行为,对我们人类的存续和演化至关重要,其重要性堪比做梦之于大脑。没有未来,理性会枯萎;关闭未来和一切感悟之门,所有知识也将沉寂。没有生命在将来时陈述中不断更新的跃动,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个人史和社会史。这些跃动构成了易卜生所谓的“生命谎言”,它是猜想、意愿和安慰人心的假象构成的复杂动态系统,我们的心灵,乃至生理的存续有赖于此。我们的语言构造在句法上有根深蒂固的向前的传统,带有明确的方向指引,这令我们一直能保持达观。通过表达未来这个共通的习惯,人们忘掉,或者说“无视”了自身会消亡这件确定而必然的事。

书的最后,斯坦纳称:“艺术是关于先前的艺术;文学是关于先前的文学。”关于“一词一针见血,它凸显了至关重要的依赖,表明先前的作品或一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正在被完成作品存在的原因,文明亦然,作为文明的载体与显现的语言更是如此。“关于”语言,以及语言的“关于”,它回馈我们的沉重与辉煌同样多。那些反复被翻译书写的语言飞过了所有的天空、所有的人,于灵魂或死亡之上栖息。

聊书 步履不停

丁春凌

整天刷手机,吐槽这吐槽那,一千零一杠,不如抓紧时间看点书。书籍不但可以打发无聊,更是个充满神奇的路径,经由此,我们走向更远的远方,走近他人,最终重新审视自己,抵达彼岸。

一直喜欢丰子恺的画。笔法精简寥寥,却意味良多。要知道,丰子恺是个典型的多面手。认识乐谱,懂得翻译,还会做书籍的装帧,文章更是没少写。不过,这些都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最让我羡慕的是丰子恺的性情,他那永远云淡风轻的好脾气,是天生的?还是见过大风大浪后的淡然?虽然丰子恺一生吃苦无数,我仍然猜他是第一种——天生的。

缘缘堂,在丰子恺故乡石门湾老屋的后面,是他书房的名字。这本书讲述了丰子恺对孩子的看法、童年的一些趣事,也讲述了他遇到的一些特别的人。

你如果刚好情绪低落,可以看看丰子恺。

总有一些游走在时代列车外的人,进行着脑洞开挂般的思想,做着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比如波伏瓦。

作为20世纪的顶流之一,波伏瓦写的《第二性》

让她成为了女性主义旗帜。抛开八卦,她的每个阶段都可以当作一段独立的人生,被记述。但有点吊诡的是,好多书都是集中在她和萨特的关系上。

《成为波伏瓦》是基于多方的往来信件、日记和相关作品写出来的波伏瓦传。

作者凯特·柯克帕特里克认为,即便关于波伏瓦的书多到不能再多了,旁观者对她的认识依旧是不清晰甚至是扭曲的。凯特的梳理,挑战了多年来我们对波伏瓦的N种认知。

当然,这本传记也不是非要给波伏瓦正名,它只是试图还原波伏瓦在“认识自己”中那种变化和纠葛。通俗讲就是,为什么波伏瓦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她到底想咋样?

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你对女权主义有什么态度,这本书不会白读。在“波伏瓦如何成为波伏瓦”的命题之下,你会了然:人生步履不停的是蜕变,生命中难有那种与一切都和解的瞬间。放下书,有被鼓舞到。

198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原本定好要颁发给卡尔维诺的,不幸的是,卡尔维诺在那一年突发脑溢血猝然离世。卡尔维诺的书,我手里差不多是全的,从《看不见的城市》《为什么读经典》到《一个乐观主义者在美国》,都翻过。

最喜欢的是《树上的男爵》。故事挺简单,说是1767年6月15日,意大利翁布罗萨的12岁贵族少年柯希莫因为午餐时拒绝吃姐姐做的蜗牛而和父亲阿米尼奥男爵发生争执,情急之下爬到树上,并发誓不再下树的故事。当初,大人们认为这只是小孩子的一时气话,在树上挺不了几天,但柯希莫真就让人惊掉下巴,在树上一直生活了53年,直到65岁生命最后的时刻,拼命拉住了一只热气球,告别了人间。

一言不合,就上树啊。

卡尔维诺说这本书是抵抗文学。我看,不全是。柯希莫的抵抗里,掺杂了太多你想不到的东西。还有,卡尔维诺对文字的驾驭能力,强到没朋友。



沈从文的“魔法棒”

邝海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